歷史與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訪問學人　谷曙光

周明泰・幾禮居・戲曲文獻

清末民初，京劇風行全國，成為影響最大的劇種。不少文人和票友熱衷於京劇史料的搜集和藝術研究。民國時期致力於收藏戲曲文獻圖書者不乏其人，如吳梅、鄭振鐸、馬廉、傅惜華、吳曉鈴等；但以專收近代以來的崑曲、京劇文獻而論，最重要者首推齊如山、周明泰。齊如山的大名，知者甚眾；而周明泰苦心搜集、整理、研究戲曲文獻的實績和成就卻湮而不彰，他的諸多戲曲研究論著也絕版多年。

周明泰乃世家子弟，出身有名的「至德周氏」，家教良好；雖然富足，卻謹慎平和，毫無紈絝習氣，成為在學術上有一定成就的學者。周明泰對戲曲文獻的集藏研究雖然出自個人的興趣愛好，但和那種以娛情遣興，甚至狎褻優伶為目的的文人政客，富商大賈有着本質的區別。他是在興趣的基礎上，把戲曲視為傳統文化的國粹來進行研究的，周氏最終能成為一個貢獻卓著的戲曲史家並非偶然。他的書齋名「幾禮居」，於是後來把這批珍貴戲曲史料編成《幾禮居藏戲曲文獻目錄》，而自己出版的系列研究著作亦稱為《幾禮居戲曲叢書》。

周氏「幾禮居」收藏的戲曲文獻目前較完整地保存在上海圖書館，其中珍品頗多，諸如明清戲曲善本、清代南府和昇平署抄本、各種名伶的身段譜、工尺譜、臉譜、戲單、戲班抄本、排場提綱等，洋洋大觀，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收藏系列。除了文獻史料的收藏，周明泰還出版了研究京劇史不可或缺的資料專集《幾禮居戲曲叢書》六種，分別是：一、《都門紀略中之戲曲史料》；二、《道咸以來梨園繫年小錄》（再版更名為《京戲近百年瑣記》）；三、《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材》；四、《清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五、《近百年的京劇》；六、《楊小樓評傳》。再加上編選的《續劇說》（資料匯編性質）和《幾禮居隨筆》、《枕流梳答》、《讀曲類稿》等隨筆，周氏著作頗豐。

公允地講，周明泰是近代以來對京劇研究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諸如昆弋與皮簧嬗遞的研究、京劇的興盛發展、演出史等等，周氏最有心得。他的研究不僅解決了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對促進及推動學術界的相關研究起了良好的作用。譬如民國時期著名學者潘光旦研究京劇伶人的血緣問題，而潘所根據的主要材料就是周明泰的《道咸以來梨園繫年小錄》。再來，我們今天如果要研究晚清民國的京劇演出歷史，周氏的《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材》就成為必備的重要參考書。

周氏淹通文史，他的戲曲研究完全是建立在文獻、目錄、考證的基礎上，並在盡可能廣泛地佔有材料、閱讀文獻的前提下，進行學術思考，專題考辨，寫出富有功力和卓識的劄記及著作。這種「採銅於山」的研究方法對於目前的中國戲曲研究仍然是具有重要的參照借鑒意義的。周氏的戲曲研究成就斐然，其功績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保存、爬梳、整理文獻史料。諸如《道咸以來梨園繫年小錄》、《清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都門紀略中之戲曲史料》都是史料匯編性質的書，周明泰特別擅長編寫此類書籍。像《都門紀略中之戲曲史料》簡敘了清代若干種《都門紀略》的版本，並就書中「詞場」一門，以圖表的形式，列舉了從清道光二十五年初刻本至清光緒三十三年後人增補、重刻的六種版本，輯錄其中記載的北京地區戲班、角色、劇碼、戲園資料。匯集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都門紀略》，既給研究者提供了查詢的方便，又利於比較、鑒別。

二、探究近代戲曲變遷。周氏惜墨如金，喜歡以專題考辨的方式進行研究，堅決避免空洞的理論闡發和概括。在長期的學術積累基礎上，周氏撰寫了《近百年的京劇》，這是他對京劇發展變遷進行的系統論述，該書採用以問題為綱的寫作體例，勾勒清晰，論斷精闢，將京劇歷史和理論研究推向一個更高的水準。又如《枕流梳答》一書，以學術劄記形式訂訛傳信，篇幅雖短，而真知灼見所在多有。

三、關注舞台實踐，整理演出史。演出史研究是歷來戲曲研究的薄弱環節，雖然「非奏之場上不為功」說明了演出是戲曲的終極目標，但真正研究演出卻不是那麼容易。關鍵在於年代久遠，演出史料不易保存，而周明泰恰恰在這方面作出傑出貢獻。比如最不起眼，但對演出史研究卻極重要的戲單，往往被觀眾隨手扔掉，但他慧眼獨具，長期積累，從光緒七年的戲單收集起，直到民國三十六年，保存了大量京劇史料。他的《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材》的前編記載清光緒八年至宣統三年四十餘家戲班演出的幾百齣戲目，並編有戲名檢索表；後編是作者把民國以來二十餘年間的有代表性的演出戲目按體例編排，並注明演出時間、地點、演員。凡某演員的首演劇碼，均標有「首次」二字，非常詳實可信。

■《都門紀略中之戲曲史料》（網上圖片）

■《道咸以來梨園繫年小錄》（網上圖片）

四、伶人專題研究。周氏雖然酷愛京劇，但絕不是像一般平庸的京劇愛好者那樣，只是捧演員、學演唱、登台票戲等等，而是從學術觀點出發，進行伶人的專題研究。比如他最為心儀的伶人是京劇宗師、武生泰斗楊小樓，周氏曾印製了精美的「幾禮居製戲目箋」來紀念楊小樓，晚年又撰寫了翔實可信的《楊小樓評傳》，為伶人專題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周明泰的戲曲文獻收藏和研究，著作俱在，有目共睹，我們不妨把周氏定位為不以戲曲研究為專業，但卻在文獻搜集和史論著述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研究大家。王謇《續補藏書紀事詩》（《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詠周明泰「幾禮居」云：

三國世系帝年表，漢郡省並縱橫書。
梨園史料亦網羅，筆記爭傳幾禮居。

前兩句指周氏在史學方面的著述《後漢縣邑省並表》、《三國志世系表》（皆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其實，周氏的拿手好戲還在梨園史料的收藏和研究方面。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周明泰曾經居港二十餘年，並且1949年以後的著作、文章主要都是在香港出版、發表的。筆者曾在香港訪學數月，一直想尋訪周明泰與香港的點滴聯繫，比如周氏在香港的故居，現在香港還有周氏的熟人朋友健在嗎？可惜不能如願。斗轉星移，人事滄桑，今天的香港文化界恐怕對這位文化老人早已遺忘。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心靈驛站

■陸　蘇

鑽　飾

好似賣傘的終於逢着大雨天，賣鑽飾的店家數着門前經過的花車和口袋裡的「花紙」，想不笑都難，生生忍得牙根子發酸、皮帶崩斷。

女人最好的漂亮補藥是睡眠。鑽石也一樣。必要經過億萬年的深睡，鑽石才煥發出醉人的光彩。每一顆鑽石都有自己的胎記，似乎為了要前生有緣的你憑此眼睛一熱地相認。

一顆鑽石由地底下的老家來到人間，再變成手戴戴、耳朵掛掛、脖子墜墜的首飾，要經歷切割、打磨等漫長的考驗。好在我們只需有錢且捨得付出，就可以當時當刻地擁有。從滿世界的補藥廣告裡找一則鑽石廣告很不容易，但「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情傾一刻，鍾愛百年」這兩句廣告語卻是連我五歲的侄女都當兒歌背誦的。廣告詞裡的祝願和很為你打算的體恤，讓許多有情男女毫不猶豫地認定非鑽戒不足以證明愛情之永恆和誠摯。於是，鑽石首飾的門前車馬喧鬧，來來往往着一臉幸福得快流下來的愛情男女，令路過他們身邊的人也沒來由地心裡一暖。

若手錶也可以算作首飾，那鑽石手錶仙蒂歌羅該是首飾中的腕兒了。我們對於它的認識始於名模辛迪・克勞馥的一顆美人痣，和她抱大西瓜似地摟着一個戴「奧米茄」鑽石手錶的俊男的腦殼說「My Choice」。她語氣裡的篤定讓厚道的耳朵覺着不認同她簡直是太小氣，太辜負了。若哪天碰巧有錢又有閒地逛店，不小心又看見了「奧米茄」，那口袋裡的鈔票就難保不腳底板癢癢地企圖向着瑞士狂奔而去。

也許是億萬年的黑夜有點長，鑽石對好不容易盼來的亮堂格外珍惜。看似無色的鑽石，會因五彩光線的偶然一瞥而璀璨奪目。雖只是小小的一點點，若她回眸一笑，絕對傾國傾城。除了一個缺點外，它幾乎無可挑剔。這個缺點就是：價錢稍稍高了一點，不能任工薪人士常常說喜歡。

惟願真情如美鑽，每一克拉都有彩虹住在裡面，閃亮到永遠。

■看似無色的鑽石，會因五彩光線的偶然一瞥而璀璨奪目。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短載

■文：伍淑賢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十三）

中三真是多變的一年，首先是我退了學，跟着是「阿嬤」家裡出了事。

工廠的生活其實也不太壞，第一是賺到錢，我馬上給家裡安裝冷氣機，所以那年爭秋奪暑的九月，我們家過得極之涼快舒服，舒服得幾乎不想再去找突然消失的阿爸。第二，是因為我懂一點英文，老闆很喜歡我，常帶我跟美國和西德的買手開會，幫忙翻譯。起初我很害怕，尤其怕譯錯數目字。後來去多了，摸熟了這種會議的模式，對自家貨價的數目也開始心裡有譜，便不再怕；不但不怕，還有點期待呢，期待明天開會，我又可以見到甚麼買手，該穿哪件得體的服裝，給客人一個好印象。

不到三個月，我甚至喜歡上班的生活了，因為我現在可以穿時裝和有高跟的皮鞋，雖然只是便宜的款式，但還是比校服帥氣多了。每個月頭還有結實的現金給媽媽當家用，有閒錢給弟弟買口琴，給妹妹買一條粉紅紗裙，即使沒得再讀《馬克白》，我的人生也會一樣快樂吧。而且我還學懂見客前化妝，學着電視劇集《二人世界》的栗原小卷，化一種很討好的淡妝。

媽媽有時說我，才十五歲，就穿得像十八歲，又畫眼線，修眉，小心別變了老人精。我笑着看電視不理她。是她催我快快長大出來做事的，我就成全她，一步到底。我開始自有打算。

過了聖誕，過了農曆年，我有一天突然好想見舊同學，便打電話給班長「郭大人」。她已是第三年當班長了，已經很有領導人的風範，問了我很多近況，又說大家都記掛着我，只是聯絡不上，所以不敢再找我。說話時她正在家準備小考。

「明年得分文科理科，我理科是讀不來的，但生物科一定要合格。」我知道「郭大人」很想當護士，由中一說到現在。

她停了一回，問：「你甚麼時候回來？校長有次說過，你要是秋天回來復課的話，可以重讀中三。我今年的課堂筆記做得很齊，整套借你。」

我這邊眼淚已經落下，怕她聽見，快快用手掩住話筒。

這時「郭大人」想起一件事。「你知不知道，『阿嬤』的爸爸上星期突然死了，是在自家涼茶舖吃東西時噎死的，很奇怪的意外。這個星期六晚上守靈，我們都去，你也來吧。」

於是我再見這些同學，是在靈堂上。更奇怪的是，我其實是很高興有這麼一個機會，順理成章地見到大家，比起約出來喝茶看戲甚麼的自然得多。可能是我不喜歡當主角吧，今晚的主角必是「阿嬤」無疑，我很安全。

找到李家治喪的牌子，很快到了靈堂。李爸爸我見過，是個過氣的潮州二世祖，重男輕女，一個涼茶舖加上一頭家的工夫，就要李家媽媽一人扛起來。「阿嬤」是長女，當然要和兩個妹妹裡裡外外的幫忙，為的就是服侍李爸爸和唯一的小兒子，培養另一個二世祖。

小小的靈堂，擠滿了乙班的同學，想不到大家都這樣熱心。「阿嬤」披麻帶孝，跟我們對行過禮，跪坐地上。我其實很久沒見她，也不好意思刻意上去打招呼，便跟「郭大人」幾個一起排排坐。同學見到我，好像很高興，但又不敢太張揚跟我高聲說話。同一場合要喜和哀，原來不容易。

那夜，我才知道潮州人的禮儀是這樣，有很多喃嘸師傅誦經，有一個主唱的，把地獄百劫的經歷，一層層唱出來。聲很美，但聽不懂。喃嘸師傅坐前面，旁邊就是放祭品的長枱，正中有個巨型臘豬頭看着大家。

待喃嘸師傅做完法事，破完地獄，走過奈何橋之後，光管亮起，大家要散了。家屬去了祭壇後面，應該是換下麻衣和商量明天出殯的事。

我們在靈堂門口小聲說話，我忙着解釋上班的生活，又問她們新出了甚麼畫，有沒有再排戲，希望等到「阿嬤」出來，跟她聊幾句。

突然裡面砰一聲，我們看，那豬頭霍地飛了起來。原來有個中年男人怒打放祭品的長枱，很氣的樣子，朝一個伙計模樣的人嚷嚷：「豬頭明早就要新的，你換不換？」

那伙計說，哪兒臘得來，你又不早說，現在趕不及了。中年男人再拍一次長枱，豬頭連糕餅猛跳起來。

「阿嬤」這時披着麻衣出來，按住長枱，對伙計慢慢說：「糕餅要換，豬頭不必換。你現在就回去蒸新鮮糕點，明早八點送來」。接着並不理會那嚷嚷的中年男人，回到後面去。

「郭大人」說，那惡男人就是「阿嬤」的伯父，要從她們母女手中搶走涼茶舖。看來我們不必等了，她們一家還有很多事要了斷。

想不到溫婉的「阿嬤」可以這樣硬朗。回家的車上，我開心起來。變了的，不止我一個。

手寫板

■文：周榕榕

亞力山卓　天晴

背上綠色挎包，我從一格格排列整齊的匣子中取出屬於我派遞的信件。信都由中環總局的中央系統分類排序，一封封排着隊，乖乖呆在屬於自己的位置。我習慣性地掂掂它們的重量，左手握住，右手食指、中指快速將它們一封封往後撥，眼光順便掠過那些熟透了的街道地址，撥到最後幾封時，我猶豫了下，終於停下，將信一起塞進挎包。嗯，不多，七十多封；主要還是集中在大灣村。

我跟同事打聲招呼就出了郵局，外頭的陽光白花花地落在榕樹灣前的海面上，像小王子說的閃爍的珍貴寶石。我笑着搖搖頭，想起前兩天媽媽指着書面上那個一頭金髮、戴着圍巾的小人，半認真半玩笑地開口：傑啊，你說你都那麼大個的人啦，還看這種公仔書！長不大！難怪這麼多年一個女朋友都沒有！我沿着海岸經過好幾家大排檔，然後左拐進入沙埔新村。小王子可不是寫給小朋友看的童話故事啊……我這麼想着，一面低頭確認頭三封信的地址。說起女友，這麼多年來最接近這種曖昧狀態的應該是小芳，呃不，小潔！她覺得這名字太老土，一年滿十八就去改掉了。她跟我一樣在這座離島上土生土長，小學中學幾乎都在同一班，只是預科之後她考上了大學，我落榜了。像她說的，青梅竹馬讓我們之間摻雜了太多其他情愫，友情親情佔了上風。說實話，我也無法想像跟她在一張床上糾纏做愛的模樣……

「早晨啊，亞傑！」

「早晨！陳伯」我看着老人期待的眼神，很抱歉地笑：「今日沒你的信呢。」

「是哦……」陳伯的眼睛黯了一下，很快又恢復精神：「喝杯茶吧，天熱！」

「不了，遲些吧。我先派信。」我微笑着安撫他。陳伯七十多歲了，獨居，子女都在國外，自從四個月前收到女兒一張生日賀卡，他就盼着我再給他帶來一點音訊。

我又轉過頭跟陳伯揮揮手，然後在拐彎處將一封銀行信投入18號牆身上有些歪斜的綠色郵箱。每天的派送路線和時間都是固定的，風雨不改，小潔說我這工作是全世界最悶的，我倒覺得還好，我喜歡走路，也喜歡透過一封封信猜測收信者的模樣、工作、生活。你幾乎無法想像這些來往信件可以透露你多少秘密。像住在大園村頭的王小姐負債纍纍但最近又開了一個信用卡戶口；她隔壁定期收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期刊的美國人Mr. Brown 有個每年情人節、聖誕節和生日都會寄信來的舊情人……這些秘密在逐漸地滲透我的生活，慢慢成為了我的秘密，讓我覺得富有。

因為你本身是個沒有秘密的人呀！小潔這麼說我。上星期六，當我們一起在旺角逛街，我告訴她怎麼從一封封信中看出一個人的秘密時，她嗤地一聲笑了出來，然後雙眼一抬，臉色突然變了。還沒等我反應過來，她卻挽住我的手臂，笑得越加歡快。過了好一會，她才告訴我，她剛剛看到前前男友了。大學時候交的，她這麼說，語氣淡淡的。我搔搔頭正想着該說些什麼的時候，她卻手一鬆，說要回家。

過了大園村，挎包的重量便少了一半，剩下的信件就都屬於眼前的大灣村了。我站在村口，努力不去觸碰腦海深處那塊敏感地方。誰說我沒有秘密呢？我手指劃過包中剩餘的信件，到最後幾封時突然心中一酸，覺得世間一切都柔軟了下來。

那些明信片是兩個多月前突然出現的。送信地址是南丫島大灣舊村24號、一座靠山坡的舊村屋，已經好幾年無人居住了——至少在我工作的這六七年間從未給這個地址派過信。第一封明信片來自希臘，照片上是一片藍得快透明起來的天空，底下一個小巧的白色教堂：楔形牆身、藍色圓頂、白十字架。明信片後面寫着短短幾行字，筆跡娟秀：「生活一直往前，我們總是身不由己地懷念當初的年少輕狂。有些事，我以為不會回望；有些人，我以為會輕易遺忘的。結果回頭看，它們都在，你也還在。希臘・Santorini Island・薄雲」。沒有上款，也沒有署名，就這麼短短數行文字，卻可以有太多臆想。

就在三天之後，我一如既往站在整齊的匣子前整理屬於我派送的信件，一封封信掠過，我在倒數第二封看到她的字跡，這一次照片上是雅典的考古博物館，「你說過的那些神話，我都記得。我想，我所珍惜的，很大一部分是你在我年少歲月中所佔的位置，那一段三兩年、卻彷彿一輩子的時光，一想你，便會被喚醒。雅典・小雨」。我開始不由自主地想像那名在這張硬質卡片上一筆一劃寫字的女子，想像她在小島和雅典郵局，為明信片貼上郵票，讓它漂洋過海來到我手上，再置入無人村屋牆上的老朽郵箱。我在網上找出了世界地圖，然後根據她寄來的一封封明信片追蹤她的足跡：希臘的Santorini、雅典、Mykonos，然後是土耳其的庫薩達斯、番紅花城、伊斯坦堡；再到埃及開羅、盧克索、阿斯旺、亞力山卓。她應該是每到一個城市便寄來一封明信片，因此每隔三五天就能收到來自她的隻字片語。到後來我甚至開始想像，這些明信片其實是寄給我的，只是她不知道我的名字……

穿過大灣村的小道，我在期待又害怕地逐漸接近剩餘的信件。35號、27號C、16號，我默默將最後三封郵件投入所屬的郵箱。沒有，已經有17天沒收到她的明信片了，我抖抖空空的挎包，猶豫了下，終於跟昨日一樣，繞遠路走到24號村屋門前。灰白牆身上的舊郵箱被十一封明信片擠得滿滿的，我從箱口抽出最後一封，那是一個港口前的露天咖啡廳，一片紅白相間的餐椅前方有墨藍的海岸線。我翻到後面，上面依舊是她清秀的字跡：「決定，從今天開始，不愛你了。亞力山卓・天晴」。

是嗎？愛與不愛可以就這麼決定。回郵局時我又開始想這個問題，一晃神幾乎跟一個人撞個滿懷。「不好意思！」我聽見她輕聲道歉，是個身材高挑的女孩。遊客嗎？怎麼走到這麼偏的地方？我看着她的背影搖頭，想自己真是越來越多管閒事了。或者是時候放個長假，就到埃及的亞力山卓去吧，看看那裡的晴天。我這麼決定。

「愛的絮語」（系列之二）

（作者簡介：芸芸80後之一，著有《死在路上也不錯》）